

“对话”理念下成功办刊的典范：拉尔夫·科恩与《新文学史》四十年

A Model of Success for Journal Publication under the Philosophy of “Dialogism”: Ralph Cohen and *New Literary History* in Its Forty Years

李思伊 (Li Siyi) 杨 枫 (Yang Feng)

内容摘要：《新文学史》是美国文学界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研究刊物，在国际人文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对话”理念是该刊的核心办刊理念，贯穿办刊全过程，也是该刊产生学术影响力的关键所在。在创刊主编拉尔夫·科恩带领下，该刊在以下层面贯彻“对话”理念：通过期刊选题策划与封面设计，实现期刊与学科之间的对话；通过栏目策划与任务分配，实现编者同学者之间的对话；通过征稿范围的预先设定以及向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约稿，实现学者同学者之间的对话；通过顾问编辑的选择以及期刊同研究机构及出版机构等的合作实现文化同文化之间的对话。

关键词：期刊；《新文学史》；对话；办刊理念；学术

作者简介：李思伊，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知识翻译学、比较文学、诗学比较研究；杨枫，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知识翻译学、比较文学。

Title: A Model of Success for Journal Publication under the Philosophy of “Dialogism”: Ralph Cohen and *New Literary History* in Its Forty Years

Abstract: *New Literary History*,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cademic journal on literary theory research in American literary circles, enjoys high reputation and exerts a powerful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humanities research area. “Dialogism”, its core publication philosophy, weaves the thread of the publication process for all issues of the journal, which affords the key to its great success in extending its academic influence. As the founding editor of the journal, Ralph Cohen plays the leading role in carrying his philosophy of “dialogism” into action by opening the following dialogues: (1)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journal and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through topic selection and cover design; (2) dialogue between editors and scholars through column planning and task allocation; (3) dialogue

between scholars themselves through narrowing the scope of “Call for Papers” and soliciting contributions from scholars with different academic backgrounds; (4) dialogu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through selection of consultant editors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journal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Keywords: journal; *New Literary History*; dialogism; publication philosophy; academic research

Authors: **Li Siyi** is Ph.D. candidate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transknowletology, business translation, financial transl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Email: leeseeyee@126.com). **Yang Feng** is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transknowletolog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efone1988@163.com).

学术期刊，作为刊登学术成果的载体，不仅促进学术交流与学术传播，还折射社会舆论动向，推动社会思想进步与发展。有学识、胸襟与视野的期刊主编，对广大学者来说具有感召力，并能以期刊为纽带，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共同推动学术思想的产生，倡导学术风气的形成。¹换言之，期刊的主编影响学术期刊的学术品格与质量，其学术水准奠定学术期刊的地位，期刊的地位反过来又会确立起学术期刊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期刊与主编的名字往往密不可分，相互映衬。正如我们谈起《新青年》就想到陈独秀；谈起《国学季刊》就想起胡适；谈起《湘江评论》就想起毛泽东²，这同样适用于海外文学学术期刊。回顾上世纪美国文学理论热潮，绕不过的是文学理论期刊《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而提到《新文学史》，绕不过的则是创刊主编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

《新文学史》主要刊登文学史及文学批评理论方面的文章，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嬗变影响深远，是美国文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刊物。在该刊上发表论文的作者除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等文学界知名学者外，还有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海登·怀特（Hyden White）、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等来自哲学、历史学、文化批评界的学者。这些学者来自不同族群、不同大学、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学术流派。他们有着自己的学术主张并维护自

1 参见龙协涛：“学术繁荣与期刊主编”，《北京行政学院学报》4（2007）：1-3。

2 参见龙协涛：“学术繁荣与期刊主编”，《北京行政学院学报》4（2007）：1-3。

己的学术主张，借助《新文学史》这个平台展开论争。作为主编，该如何对待这些不同乃至针锋相对的观点，采取什么措施让这些学者们同场竞技、平等交流、平等对话，是有赖其办刊策略与智慧的。《新文学史》之所以能在创刊后短短数年时间里成为文学研究学术期刊的翘楚，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直扮演文学研究先行者角色，全依赖创立并执掌该刊四十年的主编科恩始终秉承并践行的对话的办刊理念。本文拟介绍《新文学史》的创刊背景与办刊理念，从“期刊同学科之间的对话”、“编辑同学者之间的对话”、“学者同学者之间的对话”以及“文化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等几个方面，探讨科恩的办刊理念。

《新文学史》的创刊背景与办刊理念

上世纪60年代末，科恩应弗吉尼亚大学欧文·艾文普莱斯（Irvin Ehrenpreis）和马丁·巴特斯廷（Martin Battestin）之邀，离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前往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来弗吉尼亚大学后，科恩便向校长埃德加·夏农（Edgar Shannon）提议要创办一本文学理论刊物，但校长起初对此并不热心，或许是因为双方在文学研究理念上存在分歧，但科恩结合自身过往学术经历，主张学术期刊在文学研究方面应打破以往那种封闭自足的模式，坚持认为，“急需有一本期刊将文学研究与历史和其他相关学科联系在一起（……）有必要将文学与艺术、哲学、人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联系起来进行研究”（Cohen, “Notes” A2）¹。科恩认为，文学研究就应该从多视角，尤其是从多学科视角来进行，以便让文学与其他学科在相互碰撞中擦出火花。此观点与夏农的学术主张不尽一致。尽管夏农对科恩的提议不热心，但最终还是提供了有条件的为期三年的经济支持。三年后，若刊物“不能自主经营或获得学界认可，资助将中止”（Cohen, “Notes” A2）。

于是，科恩终于办起了《新文学史》这一刊物。科恩对刊物的未来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源自他过往的学术生涯和从事编辑工作的经历。他专攻18世纪英国文学，在创刊之前，就已在《英语研究》（*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现代语言研究》（*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肯尼恩评论》（*The Kenyon Review*）《现代语言札记》（*Modern Language Notes*）等众多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还出版过众多学术专著。科恩早年丰硕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学术地位，同时他也因此而能够同众多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进行交流。这些也为他在创办期刊早期能登载大量高质量论文奠定了基础，因为他“向同行学术大家约稿一般很少被拒绝”（王宁212）。在创办期刊前，科恩做过出版社编辑。在洛杉矶分校工作期间，他曾担任《美学与艺术批评》（*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杂志的受托人。他的这些从业经验，让他深知自己及学界急需到底是怎样的一本学术期刊，也让他知道该如何把自己的理念付诸期刊的设计和运作当中。

1 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部分英文名为笔者添加。

他从热内·韦勒克 (René Wellek) 和克莱恩 (R. S. Crane) 等学者那里获得灵感: 以文学史写作的新方法该有多重要。韦勒克曾在著作《文学原理》的“文学史”一章中写道, “新方法将能实现一种新的文学史理想并使这种实现成为可能” (Wellek and Warren 281), 新方法包括在文学研究之中融入“文学进化、文学体裁与类型、文学时期问题以及文学艺术的通史” (Wellek and Warren 272-282)。克莱恩则在《文学史的批评和历史原则》中强调, 要探究“自古希腊时期以来支配文学史写作的批评与历史原则” (Crane 1)。科恩认为, 就文学本质、文学批评方法和文学研究目标等问题进行讨论, 会有助于文学史研究。审视这些问题阐释的原则和步骤、重新思考它的理论和方法等, 能够让人们从新的视角来界定文学史, 因此他要为《新文学史》“制定一套规程, 使得用不同的方法做出的分析将围绕理论和阐释来展开” (Cohen, “Notes” A3)。

科恩将这个充满了他的意志与构想的刊物命名为“新文学史”, 并加上小标题“一本有关理论与阐释的期刊”¹。自此, 《新文学史》便结束了此前美国文学界“不曾有任何期刊讨论文学历史中有关理论与阐释之问题” (Cohen, “A Note” 3) 的历史而成为第一本专注文学理论研究的刊物。刊物名称“新”、“文学”、“史”三者之关系亦充满趣味与意义。“‘新’既是对‘新批评’之‘新’的挑战, 用以修饰‘文学史’也暗示过去和现在都需对此进行重新思考(……)‘文学’与‘历史’之关系也需进行重新思考” (Cohen, “Notes” A5)。“新文学史”也意味着文学史的书写是不断前行的过程, 唯有不断审视过去、思考现在、探索未来, 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写出“新的”文学史。正如《新文学史》编委阿拉克 (Jonathan Arac) 所说: “《新文学史》告诉我们, 唯有思想所到之处, 才可建立起新的文学史” (Arac 703)。

从内容看, 文学理论是《新文学史》的核心。从形式看, 对话是其灵魂, 也是贯穿该刊办刊五十余年的核心理念。科恩认为, “该刊的目标之一就是对话交流” (Cohen, “Notes” A10), 即便学者们观点相左, 彼此之间也应相互包容、平等交流。结合科恩此前的“应当从多学科视角来审视文学研究”这一主张, “对话交流”就不应仅仅停留在学者层面。事实上, 《新文学史》的对话理念不仅体现期刊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中, 也蕴含在编者同学者、学者同学者、文化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中。

期刊同学科之间的对话

创办该刊, 科恩就是希望让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现在, 我们来看看该刊是如何推动期刊同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的。该刊展开对话的方式有二: 刊物征稿启事; 让学术机构与刊物合作。

通常, 征稿启事是编辑部针对本刊特点所制定的有关稿件征集和编辑出

1 参见《新文学史》封面页。

版的简要规则¹，其作用在于：说明刊物征稿范围、研究重点、格式规范、写作要求等，以吸引有相关研究兴趣者投稿。从该刊第一卷第一期“欢迎来稿”中可看出，三类稿件受到欢迎：（一）论述文学理论的文章，探讨的话题有：文学嬗变之成因；不同时期文学理论的界定及其在阐释中的运用；不同风格、不同规约、不同语类的演进和风格、规约、语类等彼此之关系以及它们与不同繁荣时期之关系；不同文学史之相互关联性；文学史中评价的地位等；（二）有助于阐释或定义文学史的其他学科视角的文章；（三）论述高校文学史课之基础与功用的文章。²

创刊号征文启事就《新文学史》编辑部认定的文学理论范围进行了界定，并以“实例说明到底什么可归入到‘文学’的‘理论’范畴，什么可归入到‘文学史’的‘理论’范畴”（Cohen, “Notes” A13）。上文第三点凸显了该刊对高校文学史课的重视。第二点亦值得关注：该刊强调，要从跨学科视角研究文学史。这让非文学专业的研究者也有机会参与到文学史的探究中来。于是从第一期开始，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便在《新文学史》这个舞台上活跃了起来。1969年出版的第一期主题为“文学史问题”。撰稿人除文学研究者外，还有哲学家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乔治·普莱（Georges Poulet）和罗伯特·韦曼（Robert Weimann）等。第二期主题是“关于时期的讨论”，撰稿人有艺术史研究者E·H·贡布里希（E. H. Gombrich）、乔治·库不勒（George Kubler），政治学家丹特·格米诺（Dante Germino），历史学家亨利·梅（Henry May）等。1971年第三期主题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探索、反思与遇”，撰稿人有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乔治·罗奇伯格（George Rochberg）等。

但总体看，早期的《新文学史》主要是从哲学、历史、艺术、语言学、社会学等传统的人文社科领域汲取思想精华。在第一版征稿启事中，该刊强调其他学科能帮助阐释并界定“文学史”这一概念。对于非文学专业的研究者而言，“文学史”这一概念更多地同社会、历史、艺术等因素密切相关。可以说，该刊虽然开启了跨学科视角，但对研究对象的界定稍显狭窄，这也限制了其他学科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于是，该刊在第八卷（1976）第一期对征稿启事的表述进行了调整，将之前的三类稿件压缩成两类：（一）文学理论文章，涉及文学理论的性质、文学的目的、文学史观、阅读过程、阐释学、语言学与文学之关系、文学嬗变、文学价值、对于不同时期的各种定义以及这些定义在阐释中的各种运用、风格的演变、各种惯例以及各种体裁等；（二）源自其他学科的、有助于解释或定义文学史以及文学研究之各种问题的文章³。从新版本的征稿启事来看，《新文学史》首先扩大了研究领

1 参见白羽红：“征稿简则的规范化探析”，《编辑学报》5（2009）：401-402。

2 参见《新文学史》1969-1975年间“欢迎来稿”页。

3 参见《新文学史》1976年至今“欢迎来稿”页。

域，不仅涵盖原有的文学原理，还包括文学理论¹；其次拓展了跨学科的范围，因为来自其他学科的文章不再只局限于文学史各类问题的探究，还可拓展到文学研究之中。之前，《新文学史》希望其他学科能帮助定义文学史问题，故来自历史、艺术、哲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往往能从各自的学科出发，帮助总结文学发展规律，划分文学形式、文学流派等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时期，寻找其中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该启事还鼓励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进入文学研究领域，关注那些文学研究者可能忽视的文学现象，包括那些涉及到物理学、医学、经济学等现象所做描写。对于纯文学研究者而言，这些现象往往是“盲点”，唯有所涉专门学科的专业研究者才有可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因而产生“洞见”。对此《新文学史》编辑戈登·亨特（Gordon Hunter）曾评价道：

《新文学史》向来创新大胆，现已吸纳各类撰稿人，有公共政策分析师、经济学教授、法学教授、化学工程教授等，还有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分析学家、社会学家及其他很多学科领域的专家。他们一直是该刊物所依赖的文学理论家，他们有着文学史学家几乎难以在其他地方找到的视角。（Hunter 737）

该刊对于编辑同学科之间对话的强调，还表现在研究机构的创立与该刊特刊的设立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顺应弗吉尼亚州政府提升高等教育水平的政策，科恩受大学之托，提出设立“文学与文化变革研究中心”之构想。为避免该项目对大学各项规程造成大的改变，科恩设想，该研究中心应对物理、生物、化学、工程等科学以及对法律、医学和商业等专业类学校产生影响，其“目的是在大学里培养起一种对艺术学科、自然科学、宗教研究、人文学科与职业学院之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意识，并为教育创新提供合作基础”（Cohen, “Notes” A17）。1989年该研究中心成立后，科恩号召校内各学科研究者以及访问学者从各自的学科专业出发，提供与文学相关的选题，依照选题定期召开研讨会，并将研讨会的成果载于《新文学史》。为此，科恩自1990年始，将《新文学史》由一年三期改为季刊，其中每年第四期为当年特刊，专门刊载来自文学与文化变革研究中心的文章。此外，部分来自中心的文章也成为未来该刊的选题来源。比如，该中心于1989年举行三

¹ 文学原理（Theory of Literature）是总体的、普遍性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是一般原理、范畴和标准问题，旨在反思文学、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的情况。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是局部的、多样的，关注的是意义或价值的产生或接受等问题。有关文学原理（Theory of Literature）与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区别，参见 Rene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London: Jonathan Cape, 1949, 31-33; Rene Wellek, “Literary Theory, Criticism and History,” *The Sewanee Review* 1 (1960): 1-19; Antonie Compagnon, *Literature, Theory and Common Sen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11 的论述。

次大型研讨会，主题有“重新思考科学与人文”、“文化距离：对他者的跨学科研究”、“进化：跨学科研讨会”等。研讨会中的一部分论文被选入次年该刊的第四期加以刊载，刊载的文章有在“进化：跨学科研讨会”上参与讨论的物理与天文学研究者约翰·巴罗（John Barrow）的文章“宇宙的进化”等。也有一部分论文间接促成了未来《新文学史》刊物的选题来源。比如在“文化距离：对他者的跨学科研究”研讨会上参与讨论的温迪·多尼格（Wendy Doniger）的文章“合理化非理性的他者：‘东方主义’与摩奴定律”（“Rationalizing the Irrational Other: Orientalism and the Laws of Manu”），还有印度学者阿西斯·南蒂（Ashis Nandy）的文章“内部的他者”（“The Otherness Inside”）等，共同促成了1992年《新文学史》第一期的选题“他者的不同种类”（“Versions of Otherness”）¹。

可以说，《新文学史》对于期刊同学科之对话的强调，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的。宏观上，该刊通过征稿启事，强调从跨学科视角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为刊物整体征文风格奠定了基础，也让不同学科的学者有更多机会进入文学研究领域；微观上，《新文学史》通过建立学术机构以及通过学术机构与刊物进行合作，使得该刊对于文学具体可涉及到的学科有更准确的把握。

编辑同学者之间的对话

《新文学史》强调期刊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使得有着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能在《新文学史》这个平台上发表文章。但这也造成一个潜在难题：不同视角下的文章数量可观，可这些研究零碎且不深入。这无疑让这些文章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为解决这一问题，《新文学史》采用专刊模式：编辑选择刊物的每期主题，定义要展开研究的新问题和涉及的新领域，邀请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用不同的、彼此矛盾的观点予以回应。这便使得就该主题所作的讨论更深刻而不流于表面。如果将科恩任主编期间的所有刊物进行审视便可发现，在全部108期刊物中，每一期都有独特的主题；且在这108期刊物中，有106期单从刊物的主题表述上，便可知道当期所探讨的内容。这些表述均由科恩本人拟定并印于封面上，如《什么是文学？》（*What is Literature?*）（1973）、《文学与/作为伦理学》（*Literature and/as Moral*

1 “文化距离：对他者的跨学科研究”为弗吉尼亚大学“文学与文化变革研究中心”1990年春季会议之一。多尼格、南蒂以及R. S. 卡尔（R. S. Khare）为这期会议邀请嘉宾，其中卡尔为会议作引言介绍。1992年《新文学史》特刊《他者的不同种类》收录三人文章，并且当期其他作者并未出现在文学与文化变革中心1990以及1991年度会议计划名单中，故而认为多尼格与南蒂的文章对促成该期选题有较大作用。参见Ralph Cohen, “Common Wealth Center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Change: Programs 1989-1990,” *New Literary History* 4 (1990): 1067; Ralph Cohen, “Common Wealth Center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Change: Programs 1990-1991,” *New Literary History* 4 (1991): 1105-1113. 以及《新文学史》1992年卷23第1期目录页。

Philosophy) (1983)、《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in the Global Age*) (2008)等。

选题策划是编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因为选题策划需具前瞻性,需在现有学术基础上开辟新的研究路径,从而将“理论研究不断引向新领域”(刘建明 李永春 93)。对于文学理论期刊而言,优秀的选题不仅要告诉学者们当前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到底发生了什么,还要让他们了解学界对文学理论研究有怎样的期待。优秀的选题策划有赖于主编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以及对于值得深究的课题的脉搏的把握。

《新文学史》的选题策划大多由科恩本人亲自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工作是科恩的一言堂。恰恰相反,该刊的选题都是编者和学者对话的结果。相较于单纯以当前学界热点研究话题为刊物主题,科恩更愿意以一篇有潜力、有讨论价值的论文为核心,来规划期刊的选题。为此,科恩一方面花费大量精力阅读海内外期刊杂志,“若发现任何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他就直接联系作者”(William 697)向作者征稿。另一方面,他与学界同行保持密切联系并进行交流,寻找能引发学者讨论与思考的话题,并尝试以这些论文或话题作为期刊的选题。

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对此深有体会。1980年,努斯鲍姆在弗吉尼亚大学访学期间,曾与科恩讨论文学与哲学之关系等问题,科恩不仅提供具体意见,还鼓励努斯鲍姆将她的思路写成论文。次年,在一次哲学研讨会上,努斯鲍姆宣读了题为“有瑕疵的水晶:詹姆斯的〈金碗〉与作为道德哲学的文学”(“Flawed Crystals: James’s *The Golden Bowl* and Literature as Moral Philosophy”)的论文,并随后将该文投稿至《新文学史》¹。科恩对此文关涉的有关伦理学与文学的主题非常感兴趣,随即在1983年以该文为核心,组建了题为《文学与/作为伦理学》的专刊,邀请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大卫·西多斯基(David Sidorsky)、大卫·戴斯·拉斐尔(D. D. Raphael)以及文学研究者穆雷·科里格(Murray Krieger)等众多学者共同撰文参与讨论。这期刊物直接引发了美国学界关于文学伦理学的重新思考。“沉寂多年的文学伦理批评得以复兴,并在文学和人文领域掀起一股研究浪潮,让人们重新关注起文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并出现了‘伦理转向’”(杨革新 53)。努斯鲍姆自己也评价道,是科恩“勇敢而慷慨地打开了一扇门,让文学学者和哲学学者对文学和哲学之间的联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Nussbaum 765)。这期刊物之后,安东尼·卡斯卡迪(Antony Cascardi)的著作《文学及哲学的问题》(*Literature and the Question of Philosophy*) (1987),以及1997年、1998年两期在理论研究刊物《哲学与文学》(*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上所展开的讨论,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一

¹ See Martha Nussbaum, “Ralph Cohen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New Literary History* 4 (2009): 758-760.

期刊物的影响。对此，努斯鲍姆对科恩及《新文学史》在这一波学术热潮中所发挥的作用肯地评价道：“这刊物是拉尔夫·科恩展现其非凡能力的典范。他能甄别出一定会发生的重大辩论，然后为该辩论的发生奠定基础——引领学术热潮，而不是被学术热潮所引领”（Nussbaum 760）。

编者同学者之间的对话还反映在《新文学史》封面的设计上。通常，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尽量保持庄重、严肃”（郭游 11）的风格，以体现学术研究的知识性、专业性、严肃性和权威性。但就《新文学史》而言，其研究领域——文学理论——并非完全是受理性支配，而是同时蕴涵着人文学科感性与艺术的统一。因此，《新文学史》的封面设计在保证整体设计风格前后一致的前提下，还特别加上与刊物主题相关的插图。关于这一点，科恩指出，“在一本以语言来运作的刊物中，这些封面表明，非语言学科还可起到注释作用”（Cohen, “Notes” A7）。即是说，《新文学史》封面的插图不仅要与当期主题有关，还要起到一定注释作用，以彰显编者对该主题的思考与呼应。如在 1970 年第二卷第一期的主题为“文学史过时了吗？”（“Is Literary History Obsolete?”）这一期当中，科恩选了一副踏云的飞马作封面插画。在西方语境下，飞马很容易让学者们——尤其是文学研究者们——联想到希腊神话中的飞马珀伽索斯（Pegasus）。相传珀伽索斯从女妖美杜莎（Medusa）的血中飞上天，后来降落到属于文艺女神缪斯（Muses）的赫利孔山（Mt. Helikon），并在此创造了希波克里尼灵感泉（Hippocrene）。该泉涌出的泉水，顾名思义，能激发文人墨客的灵感和创造力¹。科恩用飞马这个插画，具象地表达了他对该主题的态度，并希望通过该插画，让该刊所有读者听到编者对每期主题的回应：文学史的构建依靠文学作品的写作和与之相伴的文学批评的书写；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源自诗人、作家、批评家的灵感和创造；灵感不灭，文学史便永恒。

有关《新文学史》封面插画的例子还有许多。从 1969 年到 1985 年间，总共 51 期刊物均有各自独立的封面插画。这些插画既保持了该刊的学术性，又凸显了其艺术性。可惜这一传统到 1986 年后，或出于成本考虑，或基于其他考虑，终未沿袭下来。《新文学史》在封面设计上使用插画以回应主题这一构想，无疑是匠心独运。这不仅是彰显该刊有别于其他刊物的举措，也是从视觉上建立起编者同学者对话的桥梁；或许，它还或多或少扮演了提醒的角色，暗示了读者们、科恩以及该刊本身对于文学研究的理念：文学研究从来都不是独立的或孤立的，文学以外的诸多学科同样有可能进入到文学研究领域。

可以说，选题策划与封面设计是直接展示编者同学者对话的两扇窗口。就《新文学史》而言，一个文学理论问题起源于一个学者的思考，但该问题

¹ See Robin Har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Greek Myth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330.

出现伊始，也许只是较为初级的问题，它需要编者将其挖掘出来，通过策划选题的方式将它展示在期刊上，并邀请学者们一同讨论，予以完善，从而逐步将这一稚嫩的想法转变成一种成熟的思想。因此，选题策划是编者同学者对话的结果，它需建立在编者同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基础上。没有充分有效的学术沟通，就不会出现有价值的选题。同学者进行交流能帮助编者掌握全面、崭新的学术信息，从而在选题策划时能及时反映出学术研究的最新面貌以及编者基于研究现状而对未来的展望与期盼。优秀的选题策划能为期刊带来高质量的学术讨论，而符合刊物当期主题以及内容特点的封面设计，则能为这一场思想的碰撞锦上添花。它不仅无损于刊物的学术性，还能将编者对主题的想法充分展示在学者们面前。

学者同学者之间的对话

学者同学者之间的跨期刊、跨时间的“遥相呼应”屡见不鲜，但同刊同期的“同场论道”则为数不多。《新文学史》是按主题规划每期刊物，学者们在针对该主题撰写文章时，因受制于各自学科背景或学派理念，难免在观点上会相左乃至冲突，抑或相互矛盾，但正是这种情形，为学者同学者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契机。简单地在刊物上罗列各自不同的观点并非对话。如何让学者同学者之间就刊物的主题展开有效讨论，如何让不同理论之间产生关联、实现对话，则需主编在刊物的整体架构上做好顶层设计。

为了让学者同学者之间的对话能顺利进行，科恩要求每位稿件被录用者“阅读（当期）所有文章，并就他们想发表的任何言论发表评论”（Cohen, “Notes” A4）。即是说，任何稿件被录用者，不仅要对当期刊物的主题阐述自己的观点，还要在理解其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做出回应。要知道，“在进行解释时——仅仅存在一个意识，一个主体：在进行理解时——则存在两个意识，两个主体。（……）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具有对话性的”（转引自周启超 128）。《新文学史》对学者们的这一要求无疑为学者同学者之间的对话敞开了大门。

自创刊始，科恩便对《新文学史》期刊栏目做出规划，以便于学者同学者之间展开合理、有序的讨论，栏目分三个板块：导言、论文和讨论。导言板块通常由科恩或科恩邀请的学者撰写，主要针对本期的主题作介绍；论文板块为主体，收录学者就本期刊物主题所撰论文；讨论板块则是学者们在各自论文基础上，就相互之间的不同观点撰文做进一步探讨。早期讨论板块收录的文章较为驳杂，但是，学者之间的相互质疑、探讨、评论以及经相互启发后作进一步的研究论证等类文章均被纳入此板块。

自 1971 年始，科恩就讨论板块进一步细化和调整。他依照所收录文章的特点将该板块分为回复（Reply）、回应（Response）和点评（Commentary）三个栏目。回复栏目类似答疑，学者们在此回答其他撰稿人提出的质疑。该

栏目收录的文章通常篇幅不长，以回答问题、对某一质疑作进一步解释或为自我观点辩护为主。回应栏目则更似辩论。在此栏目，学者们需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其他学者的观点进行评论，或基于双方观点展开进一步探讨。回应栏目收录的文章，内容多为发散式，篇幅较回复栏目中的文章更长，且以完整论文形式撰写的文章居多。可以说，这些文章均是学者同学者之间思想火花碰撞后的成果，是该刊独具特色的栏目。

点评栏目对当期刊物所有文章进行点评。每期都有一个或多个点评人“对当期所收录的所有文章进行分析并解决所提出的问题。同时，还鼓励他们提出可能或应列入讨论的内容”（Cohen, “Notes” A4）。即点评人有两个任务：一是指出当期收录稿件的亮点与不足，二是审视当期主题，以挖掘出未来可能的研究路径。此外，点评人的学科背景也是科恩考虑的因素。通常，他会选择一个研究兴趣能涵盖所有撰稿人学科背景的学者作为点评人。为使点评栏目有序进行并能让作者们有所收获，科恩会亲自邀请多位学者，并对他们的点评给予方向性引导。比如，在谈起就该刊1981年第13卷第一期《惯例(一)》时，科恩这样说：

选择该主题，是因为“惯例”既是日常用语，又是众多学科的概念，目的是检验它在不同话语体系里的作用，揭示它在形成学科话语特征和学科行为特征时的优缺点。（……）要求三位点评人弄清每位撰稿人如何理解“惯例”之含义及其重要性、局限性、起源和发展等。海登·怀特仔细审读每篇论文，提炼其论点并添加自己对“惯例”的见解。（……）惯例，在保罗·瓦莱西奥看来，如果被正确理解，就可以对读者带来新的重要影响。（……）戴蒙德评论了每位撰稿人就“惯例”的积极含义和消极含义进行论证的方式，并以仪式为例，把仪式看成是惯例。（Cohen, “Notes” A13）

从形式上看，《新文学史》的栏目规划为不同学者之间展开对话与交流提供了机制上的保障，从而让不同理论流派在此相遇，“实现某种温和的文学民主”（Cixous 751）。回复、回应以及点评栏目与刊物主体的论文部分相得益彰。回复栏目能让作者进一步解释论文中有可能带来疑惑之处，回应栏目为不同作者之间的相互阐发提供场所，而点评栏目则从更高维度对论文及刊物主题进行审视。可以说，这三个栏目让学者们既能相互对话、相互启发，又能得到适时指引。正如艾伦·西苏（Hélène Cixous）和劳伦特·米莱西（Laurent Milesi）在“致敬科恩”一文中所说：

所有生活在这个虚拟的星球上、到处传播的显然是以自我为中心却往往又互不相容的思想观点的人，会明白我在这里想要说的话：我们就

是需要一个叫拉尔夫·科恩的人，即是说，一个过路人，一个好的导体—接收器，来接通电流，避免短路，最重要的是，来让各种邂逅发生。而这一切，如果不是他，就不可能发生。（Cixous 752）

文化同文化之间的对话

19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接管了《新文学史》的发行工作，并在第八卷第一期中插入广告，强调了《新文学史》在美国与欧洲学界沟通中所起作用：“它向英语世界介绍了当今一些最重要的理论家：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沃尔夫冈·伊瑟（Wolfgang Iser）、尤里·洛特曼（Yuri Lotman）、热拉尔·热内特（Gérard Genette）、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发表过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等大师的文章”（Cohen, “Notes” A11）。而这仅仅是《新文学史》创刊的第七年，它便获得如此高的评价。这与科恩从创刊初期就对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强调密不可分。

《新文学史》强调文化同文化之间的对话，首先表现在刊物顾问编辑的选择上。通常，一个编辑团队由主编、编委会、学术委员会等若干机构或个体组成，其作用包括组稿、审稿、发掘培养人才、办刊咨询等¹。《新文学史》的编辑团队下设三个层级，分别为主编、编辑委员会与顾问编辑。这其中对文学研究的跨文化交流推动作用较大的是顾问编辑。在《新文学史》创刊之际，顾问编辑共有19位知名学者，其中有10位来自美国，包括伽达默尔在内有6位来自欧洲，有2位来自前苏联，有1位来自澳大利亚。这些顾问编辑，除需要为刊物撰写优质文章外，还要推荐一定数量优秀学者的稿件，这也使得“他们及其同事们的思想开始定期展现在美国学界面前”（Bleich 715）。纵观该刊的发展历程，经常在该刊发表论文的作者如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伊瑟、姚斯等均曾出任顾问编辑。可以说，该刊的顾问编辑团队真正架起了美国同其他学界进行沟通的桥梁。对顾问编辑的选择不仅是对优秀学人的选择，也是对被选择的学者背后整个学术圈的选择。

《新文学史》同样强调期刊编辑部与海外大学或出版社之间的合作，以促成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这一点主要通过举办会议或通过论文翻译来进行。就该刊同中国学界的对话而言，《新文学史》于1995年和大连大学举办过一次学术研讨会。会上的讨论促成了1997年《新文学史》的主题为“文化研究：中国和西方”（“*Cultural Studies: China and the West*”）的诞生。从2000年开始，该刊的一些经典文章被陆续译成中文，并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版

1 参见陈朝晖、谢明子：“如何正确发挥科技期刊编委会的作用”，《编辑学报》3（2007）：205-206；陈翔：“学术期刊编委会履行职责中常见问题分析”，《编辑学报》6（2007）：453-454。

发行。2013年起，在新任主编芮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的推动下，该刊开始同浙江大学出版社合作，挑选了1995年以后发表的部分优质文章进行翻译，汇集成册后分别于2013、2015以及2020年出版发行。此外，《新文学史》还有日语、韩语的译文合辑¹。这使得美国及英语国家以外的学者和读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也能更好地读到《新文学史》杂志中独具创新性和颇有影响力的文章。

《新文学史》强调文化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还体现在刊物同刊物之间的合作上。在法国，热奈特、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等人在《新文学史》创刊的同一年创办了学术刊物《诗学》。创刊伊始，科恩便同《诗学》编辑部沟通，让双方可以无偿发表来自对方期刊已刊登的文章的译文。据科恩回忆，《新文学史》在1974年第六卷第一期刊登了译自《诗学》（*Poétique*）杂志德里达的“白色神话：哲学话语中的隐喻”（“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一文；在1975年第六卷第二期《叙事与叙事学：I》中刊登了罗兰·巴特、路易·马琳（Louis Marin）、列维·斯特劳斯等法国学者所发表文章的译文。此外，《诗学》杂志的各位编辑也为《新文学史》撰稿，这些稿件所做出的贡献为法国批评指明了方向。《新文学史》和《诗学》可以说是学术刊物之间密切合作的典范。它们既向对方展示了本方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也起到了相互启迪的作用。

依托科恩本人的学术声誉，《新文学史》从创刊初期就能向顶尖学者约稿并发表他们的成果，同时还将在各国不同领域的学界中有学术影响力的学者邀请加入顾问编辑团队，这无疑奠定了该刊坚实的基础，从而能够实现该刊所瞄准的高水准、高规格和高层次。但作为一本立足于美国的学术期刊，《新文学史》在引进各国理论时，并非简单地进行翻译和呈现，而是引入了它们的思维方式以及理论的建构方式；藉由栏目策划等方式，该刊在引介欧洲理论思想的同时，还大力鼓励本国学者大胆吸收、大胆批判，并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展开对话，这大大提升了本国学者的理论水平和理论创新水平；引进来自不同背景的学者们参与该刊顾问编辑团队、与欧洲学术期刊合作、加强同世界各国出版社的联系等，也为该刊日后产生影响做好组织上的准备。

《新文学史》在办刊理念上寻求期刊同学科之间的对话、编者同学者之间的对话、学者同学者之间的对话以及文化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它“创造了一个社会空间——一个介于个人观点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空间。在这里，人们联合起来寻找新的意义和理解”（Banathy ix）。《新文学史》的成功经验，在跨学科研究日益繁荣的今天，推动了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携手合作和共同发展。作为主编，科恩肩负起历史重任，借助

¹ 参见 芮塔·费尔斯基：《新文学史（第1辑）》，陈新策划。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新文学史》期刊这个平台，积极创造有利于各方对话的条件，促进各方之间在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让不同学者、不同学科、不同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达成相互理解、共同促进，从而推动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向前发展，推动文学这门学科同其他学科不断交叉和融合。

Works Cited

- Arac, Jonathan. "Reckoning with *New Literary History*." *New Literary History* 4 (2009): 703-711.
- 白羽红：“征稿简则的规范化探析”，《编辑学报》5（2009）：401-402。
- [Bai Yuhong: "Researching Standardization of 'Instruction for Authors'." *Acta Editologica* 5 (2009): 401-402.]
- Banathy, H. Bela and M. Patrick Jenlink, eds. *Dialogue as a Means of Collective Communication*.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5.
- Bleich, David. "New Academic History." *New Literary History* 4 (2009): 713-717.
- Cixous, Hélène and Laurent Milesi, trans. "Tribute to Ralph Cohen." *New Literary History* 4 (2009): 751-753.
- 陈翔：“学术期刊编委会履行职责中常见问题分析”，《编辑学报》6（2007）：453-454。
- [Chen Xiang: "Analysis of Common Problems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Academic Journals." *Acta Editologica* 6 (2007): 453-454.]
- 陈朝晖、谢明子：“如何正确发挥科技期刊编委会的作用”，《编辑学报》3（2007）：205-206。
- [Chen Zhaohui and Xie Mingzi: "How to Bring Sci-tech Journal Editorial Board into Play." *Acta Editologica* 3 (2007): 205-206.]
- Cohen, Ralph. "A Note on *New Literary History*." *New Literary History* 1 (1969): 3-6.
- ."Common Wealth Center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Change: Programs 1989-1990." *New Literary History* 4 (1990): 1062-1071.
- ."Common Wealth Center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Change: Programs 1990-1991." *New Literary History* 4 (1991): 1105-1113.
- ."Notes for a History of *New Literary History*." *New Literary History* 4 (2009): A1-A28.
- Compagnon, Antonie. *Literature, Theory and Common Sens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4.
- Crane, Ronald S.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Principles of Literary History*.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71.
- 芮塔·费斯基：《新文学史（第1辑）》，陈新策划。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 [Felski, Rita.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ume 1), Chen Xin (publication planning).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3.]
- 郭游：“试论学术类期刊的视觉形象”，《编辑学报》2（1999）：11-13。
- [Guo You: "On Visual Image of Academic Journals." *Acta Editologica* 2 (1999): 11-13.]
- Hard, Rob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Greek Myth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Hunter, Gordon. "The Lessons of the Editor." *New Literary History* 4 (2009): 729-737.

- 刘建明、李永春：“论学术期刊的选题策划”，《理论探讨》4（2002）：93-94。
 [Liu Jianming and Li Yongchun: “On Topic Selec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4 (2002): 93-94.]
- 龙协涛：“学术繁荣与期刊主编”，《北京行政学院学报》4（2007）：1-3。
 [Long Xietao: “Academic Prosperity and Academic Journal Editor.” *Journ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4 (2007): 1-3.]
- Nussbaum, Martha C. “Ralph Cohen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New Literary History* 4 (2009): 757-765.
- 王宁：“永远的拉尔夫·科恩和《新文学史》”，《文学理论前沿》1（2016）：211-218。
 [Wang Ning: “Eternal Glory to Ralph Cohen and *New Literary History*.” *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1 (2016): 211-218.]
- Wellek, Rene. “Literary Theory, Criticism and History.” *The Sewanee Review* 1 (1960): 1-19.
- Wellek, René and Auste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49.
- Williams, Jeffrey J. “The Rise of the Theory Journal.” *New Literary History* 4 (2009): 683-702.
- 杨革新：“从伦理批评到文学伦理学批评：美国伦理批评的困境与出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19）：50-57。
 [Yang Gexin: “From Ethical Criticism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Dilemma and Way-Out of American Ethical Criticism.”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2019): 50-57.]
- 周启超：“巴赫金‘对话论’再释”，《浙江社会科学》9（2021）：122-129+159-160。
 [Zhou Qichao: “Reinterpretation of Bakhtin’s Dialogism.”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9 (2021): 122-129+159-160.]